



乐时

# 冰窗花

□ 吕国华

早上去吃早点时,在一辆停在饭店排水道旁的汽车车窗上,竟然看见了久违的冰晶花。它晶莹剔透的样子,不禁让我想起了老家窗上的冰窗花。

一直记得,小时候的冬天,早上一睁眼就能看到窗户上的冰花。那时的冬天真冷啊!我们一家人住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,就靠炉子取暖,做饭烧水时,浓浓的水汽就会在屋子里弥漫。屋内有点热乎气,屋外真是彻骨的寒冷。那时都是木头窗户,小小的窗棂上大部分糊着麻纸,只有一大块玻璃镶嵌在正下方,每天夜里,冰花都会悄悄爬到窗玻璃上。

冰窗花美得很,每一扇窗户,都是一幅独一无二的画,天天不重样。有的冰纹丝丝缕缕,像是初春刚抽芽的柳枝;有的冰晶层层叠叠,像山峰覆上了薄雪;有的像苍劲的松柏,枝丫向四方伸展;有的纹路蜷曲缠绕,像海底摇曳的水草……有的像鸟,有的像花,真是千姿百态。当早晨的阳光透过窗棂时,窗玻璃仿佛一块精美绝伦的玉雕,好看极了!

小时候,我觉得冬天的窗玻

璃,简直就是个魔术师,它能把寒冷的夜色变成晶莹剔透的画,还能每天变出不同的花样来,奇幻莫测。

记得有一次我好奇地问父亲:“为啥冰窗花总在冬天的夜里出现?为啥没人住的空屋子就不会有?”父亲对我说:“冬天的夜里更冷,住着人的屋子相对暖和,生火做饭就会有湿气。当屋里暖湿的水汽遇到冰冷的窗玻璃时,水汽就直接结成了小冰晶,慢慢凝聚成了冰花。”还说这个现象叫“凝华”。“啥是凝华?”父亲也说不清。

直到后来,我学了物理,知道了“凝华”是指在特定条件下,物质从气态直接变为固态的相变过程。还知道了,屋内湿度的大小,室内外温度的高低以及玻璃的光洁度,还有气流等因素,都会影响水汽“凝华”的厚薄与冰纹的走向,这也是每天的冰窗花都千变万化的原因。

那时的冰窗花,冬日里天天见。母亲早上起床时,只要看一眼窗上的冰花,就知当日的天气冷不冷,我觉得母亲很厉害。我的母亲虽然不懂得物理中“凝华”的原理,

却在日常积累的经验里读懂了自然的“表达”。

小时候每天看到冰窗花,都忍不住对着它哈气,或用手指甲去刮蹭。玻璃上的冰在哈气或手指的温度里慢慢化开,或哈出个洞来,或刮出自己的“画作”。那是我们姊妹几个,小时候在冬日的早晨里乐此不疲的游戏。

可不知从何时起,冰窗花渐渐消失了。家里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,暖气入户了,冬日屋子里的温度再也不会降到零度左右。室内的湿度也被抽油烟机和空调调控得恰到好处。那些曾经催生冰窗花的条件,一点一点地消失了。我们现在的冬天很温暖、很舒适,却也在这份舒适里,弄丢了曾经的风光。

诚然,我们一直走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路上,大环境和小环境的改变是必然的。也许,将来的孩子们,只能在实验室里看到冰晶花了。

哲人说:得到一些东西的同时,一定以失去另一些东西为代价。冰窗花的消失,何尝不是一种提醒,提醒我们珍惜曾经的美好。



# 躬身搓脚 方悟孝之真意

□ 翟红

老母亲年过八旬,前几日意外摔倒后卧床不起,我寸步不离守在榻前,洗衣做饭、端水送药,悉心周全照料。那日入夜,我端来一盆温热的水,想为她泡泡脚解解乏。她起初还带着几分扭捏羞涩,连连摆手推辞,说身子好些便能自己打理,不必这般麻烦。我笑着宽慰:“妈,我小时候,您总这般给我洗脚,还把我高高举过头顶,如今换我好好给您搓搓脚,也是应当的。”

待她缓缓将双脚浸入水盆,望着那布满皴裂纹路、不复光洁的脚,我心头一震,瞬间默然。近日正潜心研习《论语》,恰逢读到论孝之句,此刻竟生出万般体悟。

子夏问孝,子曰“色难”。从前我只粗浅领会,以为对父母保持和颜悦色最为不易,而今躬身亲为,才懂这份“色难”,从不是身心俱疲时强撑的笑脸,而是指尖触到母亲松弛枯槁的皮肤,望见她曾挺直如松如今却佝偻的脊背,脑海中浮现出当年她风华正茂、将幼时的我高高举过头顶的模样时,从心底自然而然漫溢的温柔。这份暖意淌遍周身,化作眉眼间藏不住的和顺与软和。

孔子亦言:“今之孝者,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,皆能有养;不敬,何以别乎?”从前总以为“敬”离不开物质的丰足供养,此刻蹲下身与母亲平视的刹那才恍然,孝之核心,从来不止于物质奉养,更在于那份发自内心的敬重与礼待。眼前这位需我搀扶照料的老人,曾是我的整片天,是为我遮风挡雨、护我周全的依靠。这份敬,是岁月流转、强弱更替之后,依然将她视作我生命里的第一位恩师,始终心怀感念,视若珍宝。

孔子还曰:“父母之年,不可不知也。一则以喜,一则以惧。”喜的是我年已半百,推门仍能清晰喊一声“老妈”,还能听见她温柔回应;惧的是每一次相守,都能看见她额头的皱纹又深了几分,鬓边的白发又添了几缕。在这份喜与惧的交织里,我终于读懂了孝的真谛——它不是抽象的道德标榜,而是把每一份惦念都化作具体的行动,在朝夕相伴中,尽己所能予她安稳与暖意。

一盆热水,连通了两代人的温度,也熨帖了岁月的褶皱。我轻轻揉搓着母亲干涩的双脚,一如当年她耐心呵护幼时的我那般细致轻柔。温热的水流漫过脚背,氤氲的水汽里,母亲眉间的愁绪渐渐舒展,静谧的夜里,唯有温情缓缓流淌,漫过时光,暖了岁月。

世人常叹子欲养而亲不待,人至半百,尚能承欢膝下,喊一声“老妈”,已是世间最珍贵的福气。这份血脉相连的缘分,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情,唯有好好珍惜,方能不负时光,不负亲恩。

新春将至,年味渐浓,愿各位亲友都能常回家看看老爸老妈。不必求惊天动地的孝行,一声问候、一杯热茶、一次陪伴,便是他们最盼的温暖,便是岁月里最动人的圆满。



# 书院莲池

□ 史新会

保定莲池书院确实是个读书的好去处。

小时候,几次坐在父亲自行车的前杠上从书院门前经过,歪着头使劲儿往里看。那时我便认定里边定然仙境一般,一定得进去看看个究竟。走进莲池已是师范毕业以后。迎门“春午坡”上姹紫嫣红,彩蝶翩跹,石间“坡前日暖春意早,岩下风和霜讯迟”的前人即景诗句依稀可辨,乾隆皇帝题咏石偶矗立其间。坡南不远,一座彩绘牌楼高耸,枋心正面“古莲花池”四字篆书熠熠生辉,背面是黄绮籍书的“莲漪夏艳”,两侧栏额上有“摇红涤翠”“婉带霞衣”景点题词。色彩斑斓的“春午坡”和高大华美的牌楼置于门首,像一座雕花彩屏遮人面,将园内琼楼玉宇尽掩其后,也将裕华路上的嘈杂与喧嚣统统挡在了门外。

步过牌楼,豁然开朗,园中假山池塘、楼榭阁台扑面而来,让人目不暇接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临池而建的濯锦亭,相传因元代万户府的侍女们常在此浣纱而得名。憩息亭中,清风指面,蝉鸣盈耳,岸下垂柳依依,池中荷叶田田,白莲皎洁,红莲妩媚,荷香飘逸,沁人心脾,心中的燥热荡然无存,顿觉神

清气爽,几欲羽化成仙。良久,忽然觉得似乎少了些什么,细想原来是书,此等良辰美景,倘若一册在手,迎面荷风翻书页,满塘莲花送清香,该是何等惬意,人世的几多快事可与这相媲美?

无奈空手而来,心中懊悔不已,只得环池而行。过水东楼,攀假山,登观澜亭,穿篱留洞,跨绿野梯桥,到寒绿轩,爬红枣坡,赏六幢亭……一路走来,幽雅娴静的景致早已令我心静如水。沿台阶西行下山见“不如亭”,看名字有些古怪,打问后方知,此亭原名“如意亭”,是学生谈宴之所,落榜书生看到亭南农夫耕耘硕果,思量读书屡试不第,老死科场贻误终身,感叹仕途艰难,还不如回家种田,遂有人提笔改为“不如亭”。看来古时这里就是读书人聚集之地。

继续前行,从藻咏厅前假山往北过宛虹桥来到宛虹亭,此亭为园中诸亭之首,高约三丈。登亭环顾,园中景物尽收眼底,亭南宛虹桥凌空飞架,亭北曲径桥势若游龙,东西两塘一大一小,相依相通。返回南岸西行,不远便是君子长生馆,柱上楹联耐人寻味:花落庭闲,爱光景随时,且作清游寻胜地;莲香池静,问弦歌何处,更教思

古发幽情。伫立许久,默念而去。

离开君子长生馆,欲沿北路返回,见黛柏古槐环绕着高芬轩,背后一长廊,是著名的莲池碑廊。近前果见康熙皇帝书“龙飞”二字刻石镶嵌壁间。其后为唐代以来六位书法大家的真迹旧帖,早听说碑刻拓本《莲池书院法帖》,却未得一见,不想今日一睹真容,一一看去,真如大快朵颐,畅饮甘泉,不觉已日落西山,人家要关门下班了,再恋恋不舍也得离去。

再进莲池,时光已经过去十多年。那年借调到县电视台,台里要做组名胜古迹的专题片,莲池自然名列其中。我们向工作人员要来一大抱图书资料,跑到濯锦亭下,一本本细细读来,清风拂面,荷叶飘香,算是了却了夙愿。

莲池书院从雍正十一年(1733年)奉诏建立,到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停办。光绪年间,莲池书院出现“学者麇集”的盛况,“四方贤隽提篋负籍受业于门下者趾踵相接”,院长黄彭年两次扩建书院,增修校舍24楹,购书33711卷,全国学术之盛,由江南转向直隶。著名学者章学诚、张裕钊、吴汝伦曾先后执教于此,造就了大批莲池俊秀和栋梁之材。

